



国际名人看中国

China in the Eyes of
International Celebrities

在中国看见曙光

Dawn Watch in China

[美] 乔伊·荷马 (Joy Homer) / 著
吉文凯 /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国际名人看中国

在中国看见曙光

Dawn Watch in China

[美] 乔伊·荷马 (Joy Homer) / 著
吉文凯 /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 - 2014 - 8249

DAWN WATCH IN CHINA

By Joy Hom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Publishing Group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未经书面许可，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和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中国看见曙光 / (美) 乔伊·荷马著；吉文凯译.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10

(国际名人看中国)

书名原文：Dawn Watch in China

ISBN 978 - 7 - 200 - 12360 - 9

I. ①在… II. ①乔… ②吉…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史料 IV. ①K2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1377 号

国际名人看中国

在中国看见曙光

ZAI ZHONGGUO KANJIAN SHUGUANG

[美] 乔伊·荷马/著

吉文凯/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 bph. com. 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375 印张 240 千字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2360 - 9

定价：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编委会

顾 问：李岩松 王学珍 张注洪 伊莎白

主任委员：何理良

主 编：孙 华

编 委：（中文名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 珂 王曷灵 曲 仲 刘力群

刘欣欣 安 危 孙 逊 张小鼎

陈 飞 陈 娟 陈秀霞 周 浩

俞 玲 袁西玲 高敏娜 舒 晔

Nancy Hill

总 序

2015 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年份。由北京出版集团发起的“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的陆续出版，不仅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纪念国际友人而做的一项有益尝试，而且也是隆重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的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收录了多个国家的著名国际人士的著作。这些作者分别在 20 世纪中前期亲历、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或亲自参加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通过在华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切身感受，深刻地诠释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不能建设新中国”这一被历史证明的真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程与成果，展示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实现今天的中国梦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建立的历史功勋，客观描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程，对中国共产党不走老路、邪路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给予了有力的诠释。

阅读这些作品，我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也是我喜爱这套丛书的主要原因，那就是这些书的作者对中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持有的那种平等、客观、友好的态度，置身于中国最普通的民众

之中，融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体会中国人真实的喜怒哀乐，从而由衷地赞颂中国的“无与伦比的劳动阶级”与“正在改变世界的中国革命”。不能否认，近代以来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被扭曲和误解，是若干发霉的历史碎片，是落后愚昧的同义词。幸运的是，我们还有这么一些值得信赖的朋友，他们怀抱着对自由、对理想、对人类美好未来的崇高憧憬，在中国最危险的时候毅然来到中国人民身边。他们在枪林弹雨的华北前线，在孕育新中国的陕北窑洞，在革命家与普通士兵共同劳动的田间，与憨厚的农民、勇敢的战士和满腔热情的青年共同生活、战斗，与中国人民在血与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正是由于阅读了他们的著作，大批的中国知识青年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道路；也是他们用笔记录下了一个苦难而贫弱的中国，同时向全世界宣告了另一个坚强的、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的存在！在那个时代，这些声音象征着不屈的意志和战斗的信念，鼓舞着全世界反抗法西斯、为自由而战的每一个民族，使战火中的人们看到了遥远东方土地上的新生力量。

同样让我感动的是，在这些作品的字里行间，有一股汹涌澎湃的激情和昂扬奋进的精神力量。支撑这种精神力量的是这样两个词语：理想、信仰。在这套丛书中，作者们记录下了一群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有将军也有士兵，有领袖也有青年，生者与逝者、有名者与无名者，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同样的主义——他们叫作中国共产党人，是作者笔下的中国之魂。丛书的作者们以极其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一种新思想，一种新人物，正在地球上最古老最持恒的文明的中心所在，开辟着新天地”——在这个崭新的天地里，没有腐败的官吏，没有麻木的奴隶，也没有鸦片、娼妓，不同于中国的

其他地区，这里是人们用精神信仰建造的现代乌托邦。生活的艰苦和物质的匮乏，改变不了这里的人们那种蓬勃的热情与活力。为了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他们怀着必定胜利的决心，在绝境中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冲锋号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因此，我相信，“国际名人看中国”丛书不仅是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永恒思念和真挚情感的一种纪念和慰藉，更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爱国教育、理想教育和信仰教育的一套优秀文本和绝佳素材。

衷心祝愿这些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历久弥新！衷心祝愿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何理良
2015.6.3

译者前言

翻译之难，不在于文字的不同，而在于如何用另外一种文字如实、贴切地展示原文那自然流畅的表达，饱含深情的语句，还有那身临其境的体验。拿到美国记者乔伊·荷马根据其亲身经历所著的 *Dawn Watch in China* 一书后，我被书中那精美的语言、睿智的幽默，还有那真实的画面所深深吸引。

下定决心翻译后，我深知单凭个人能力很难保证译文没有疏漏。幸运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诸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首先，感谢陕西省翻译协会前任主席安危老师提供原书并全程提供无私帮助。正是由于安老师的鼓励和无私帮助，才成就了后期全书翻译出版的顺利进行。另外，西安外国语大学瞿慧老师利用自己宝贵时间参与书籍的翻译工作，尤其在译文后期修改和审订的过程中不断提出中肯建议，为译文的最终定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还要感谢北京出版集团的各位领导和孜孜不倦、对全书译文进行多次审定工作的编辑人员，没有他们的敬业精神，也不可能成就本书的最终成功发行。

经过再三修改，译文已经可以跟读者见面，但作为译者，我心中还有很多话想要跟读者吐露。正如前文所说，原文语言优美、精

练；人物描写细致入微、真实自然；书中处处展示出作者的机智和幽默，还有其对中华民族那深厚的情感。所有这些，作为译者，我不得不采用异化和归化相结合的翻译策略。有时，为了译文的自然，我会在保证原文信息不损失的条件下做出适当的调整；有时，为了传达原作幽默的口吻，我也不得不发挥译者的主动性，做出些许的“叛逆”。

把这本书呈现给读者，我的心中欣喜与担忧交织，因为我知道，翻译始终是一件令人欣喜而又充满遗憾的工作。在采用某种翻译方法的同时，我只能忍痛割爱，舍掉另外诸多的选择。因此，我衷心希望朋友们在阅读之后能喜欢本书，并对原作者所著其他书籍产生兴趣。同时，百密一疏，译文若有疏漏、不足之处，还请各位同人、朋友们不吝指正。

译 者

2016 年 9 月

于西安外国语大学

目 录

译者前言	1
一 突破封锁，踏上自由之中国	1
二 沦陷的南方	39
三 重庆的繁荣	65
四 沿江而下	81
五 大学西迁之路	104
六 一路北上	121
七 陇海前线	146
八 工业合作社	165
九 拜访游击队员	177
十 中国共产党人	207
十一 轰炸、新生和热病	231
十二 火光四射的重庆	241
十三 白色恐怖下的中国	264
十四 洪水肆虐的天津	277
十五 非同寻常的任务	306

一 突破封锁，踏上自由之中国^①

在我身旁的孙先生轻声说：“看到那些黑乎乎的东西了吧！就在岸边。噗噗噗……靠左手边。那些都是水雷，唉，真让人难过！”

我凭着船舷向远处望去，嘿，确实是水雷，真让人遗憾。

“上周有3艘船被炸飞了。”孙先生说。

随后一段时间我们没有讲话，只是看着船头向雷区慢慢驶去。在阳光照耀下，瓯江江口闪着粼粼波光，显得很宁静，极富调侃意味。真不知道江口对岸的那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看着那光秃秃的群山和平静的江水，丝毫察觉不到前方是危险还是美好。回望身后，隐约看到远处一队翘尾渔船正迎着风浪沿河道向内陆驶去。向右望去，只见一个小村落依黄褐色的山崖而建，山头上一座瞭望塔高高地矗立着。江口几千米外就是灰色城墙环绕的沿江小城温州了。明朝以前，温州一直都叫“鹿城”，据说从前有一只白色的小鹿口衔鲜花来到城门口，小城因此而得名。这里也就是我踏上自由之中国的大门。

① 自由之中国，原文为 Free China，指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未被日军占领的自由之地。——译者注

3年来一直怀揣的梦想今朝终于实现。3年里，我一直都在独自一人苦苦研读中国历史和文化。我深信我一定会去中国。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需要人去完成，而中国就是一个亟须金钱和新闻报道的地方。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我朝思暮想的国度。过去的3年里，从东方回来的旅行者向我讲述了一个个关于中国的故事。我听说在世纪之交，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被彻底摒弃，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变得乱七八糟，国民党或者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正在不断巩固其政权。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绝非政客的叛乱，它激励了年青一代向经年累月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宣战。学子们纷纷从国外新式大学求学后归国，一个个脑子里全是易卜生、托尔斯泰和马克思。很明显，他们毫不犹豫地扔掉了那些古老的经史子集。代代相传的家庭传统因此而消失，先前坚不可摧的科举制度和腐朽的封建官僚制度也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年轻的学子们穿上了西式的服装，接受了西方的婚姻思想，让长辈们目瞪口呆。

再后来，西方各种奇怪的行为方式摇身一变，成了具有建设性的处世原则。在最高统帅和他干练的夫人的领导下，我们所倡导的具有最广泛意义的民主和社会改革思想在东方得到了清晰的阐释。一开始先纠正谬误，逐渐消除巧取豪夺、贪污受贿，逐一清除腐败官员，继而毫不手软地强制烟民戒除烟瘾，并将售卖大烟的烟贩绳之以法。也许要彻底清洗旧中国腐朽的内核并非一日之功，或需数年之力，但肃清决心已定，问题也迟早会得到解决。

更具建设意义的项目也一个个开始奏效。新式学堂和大学在中国各地陆续创建，从建立之日起便承载了历史的使命；农民信用协会（Farmer's Credit Society）在政府贷款的支持下成为农业合作运动

的一部分；工人阶层的大众教育已不再是自愿选择，而是成为社会制度；现代化医疗向迷信和中国传统医药挥起了战旗；由蒋夫人发起的新生活运动让中国人民了解了西方的卫生和保健方式，提升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效率，改善了生育和教育质量，富人们也开始体验简朴的生活方式。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来说都刻不容缓，但要让所有人接受也着实不易。南京政府成为改革和复兴的温床。这个国度中的年轻人英姿勃发，满脑子都是在这块大地上不断出现的新思想。他们随时愿意为这些新思想做出牺牲。

这些故事和报道都隐藏在含糊其词的文章和报告之中，也有些故事是我从朋友那里听来的。报纸在第一时间报道了蒋介石被挟持、共产党的胜出和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侵吞祖国的日益愤恨。在战争爆发之初，报纸专栏处处都是关于伟大的淞沪会战的报道。从那时起，报道中处处充斥着战争和血腥，但内容似乎不甚重要。几个月过去了，对于中国将要走向何方的报道却越来越少。显然，这个国家正在默默地斗争，而新闻报道却鲜有提及。可是情况如何呢？那些跟随政府西迁的学生们到底近况如何？新生活运动还在继续吗？最新的医药标准有没有出台？那些西迁的人们对古老的中国西部有什么影响吗？战争是否还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他们还对日本侵略者心怀切齿之恨吗？他们内心再次燃起的斗志是否让自己更坚强，而他们的祖国是否将是这场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呢？现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答案，而要弄清楚这些问题似乎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去中国。

这个决定是如此的仓促，连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我离开纽约前的最后3周里，一个叫作比尔（后来竟然成了我的丈夫）的活泼开朗的年轻人突然走进了我的生活。我已经接受了远赴中国

的任务，票也已经买好，工作必须要完成。于是，1938年10月，伟大的中国救济教堂委员会（Interdenominational Church Committee）派遣我以记者的身份奔赴远东，搜集准确的消息并将自己撰写的文章和拍摄的照片在美国媒体登载以筹集救济金。整整两个月后，我来到了中国温州港。然而，上海——我到中国的第一站，对席卷中国西部的大变革却知之甚少。似乎这些与之并无关系。在上海我听到的都是大致的情况。哦，对了，大学都迁往了成都等地方，挺有意思对吧？他们当然也听说过工业合作社，但对于确切数目和情况却不甚清楚。嘿，据说在西部的人们士气高涨，不过可能只是瞎折腾罢了。当时，中国的报道似乎还不如日本的报道可信。人们吃什么？见鬼，他们怎么知道啊？

在上海的前3天里，我累得都要虚脱了，到废墟中巡察，探访麻风病病人聚集区和难民营，我亲眼看到路边孩子的尸体，我也去了叫不上名字的地方。上海的苦痛由来已久，但要讲起来只有“悲剧”二字可以形容。建设性的消息都被封锁为内部消息，而在中国西部，政府正在为新生而奋斗。

到了上海的第三天，特使兼地区负责人查理·鲍引登叫我去他的办公室。

“荷马小姐，我想您可能会想见见布朗医生。他刚从芜湖过来，是当地医院的负责人，正打算启程去自由之中国。愿意试试新的路线吗，罗伯特？”

鲍引登眼中露出一丝微笑。他的笑容里透着一丝狡猾，一看便知其话中有话。我认真地与罗伯特·布朗^①握了手。罗伯特宽宽的

① 下文提到的斯凯伯即罗伯特·布朗。——编者注

肩膀，笔直的腰杆，行为举止很有军人风范，说话干脆利落，不像是个特派医生而像个军官。

“果真是新路线吗？”我用和善的口吻问道。

“对于这场战争来说是个新路线，”布朗医生说，“至少以前没有走过。”他努力使自己听上去不那么傲慢。

“你到哪儿去？”

“布朗医生打算带领一批救援医护人员去南昌的战地医院。”鲍引登先生解释道，“之后……”

“真不知道。”布朗医生脸上露出明显的悦色，“我们至少得走上3个月时间。”

该结束这恼人的对话了。

“我行吗？”我试探着问。

“没问题，”鲍引登先生乘胜追击，“带她一起走吧，告诉她要注意点儿什么，她想写点儿东西。”

闻听此言，布朗医生愣了一下，像是吓了一跳。接着他展示了自己的幽默。他咧嘴笑了笑，那是一种惬意的微笑。

“当然可以了。”他说。

一切就这样定了下来。

见到布朗医生的第二天，我们一起研究了一张地图，就像两个运筹帷幄的指挥官一般。我们放弃了大家常走的通往自由之中国的迂回路线，没有经由法国人修建的印度到中国的铁路绕道至昆明，而是从小小的温州港长驱直入中国腹地。从上海向南805千米，位于浙江省的这个小城当时像很多南方沿海城市一样仍然在中国人手中，但军事上已经被日本军队封锁。小港口已经布满水雷。有谣言称沿海船只和舢板经常定期偷偷穿越雷区，向温州输送一些禁运品。

从温州有一趟公共汽车通往浙江省省会金华，从金华可以通过铁路直达内地城市南昌。

“然后呢？”

“也许继续往南到长沙或者更靠南边的地方。”^① 布朗医生说，“如果可能我们就去重庆。不管怎样，这条路线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的一部分战区，那些地方除了几位传教士外在战后还没人去过。你可得胆大点儿啊！”

后来回头看看，他的警告还真没有夸张啊。

我们打算下周六乘坐开往温州及其所辖的几个“歇业”港口的汽轮离开上海。后面的几天里我整天都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想给自己买个旅行套装。可是我常常找不对地方，结果连我周围的人都被拖累得疲惫不堪。那天晚上等我在屋里把外套整理好后才发现这行头真够个性啊。各式各样的裤子和棉外套，打眼一看全是黑的，雪地靴和夹克衫，一台打字机，一大堆胶片和其他摄影器材（我既要写通讯稿，还得拍照片），笔记本和削好的铅笔（没有削笔刀啊），两件几乎穿不着的裙子。显然，在我看来内地到处是危险和意外。不过，总的来说我没有做错。可是从离开上海那天起，我还总是唠叨自己竟然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穿。

于是12月3日清晨，我们乘坐汽轮缓缓驶离黄色的长江江口向南驶入东海，从此踏上了为期3个月的旅程。等再次看到上海时已经是8个月之后的事了。

我们乘坐的船真是非同寻常。从名字来看这艘船是德国货，可开船的却是中国人，毕竟只有中国人才有这胆量把它驶入公海。船

① 原文有误，实际应是往西到长沙。——编者注

身总共才 60 米长，高度和宽度大体相当，看来这艘船应该是为河运而设计，吃水也只有 3 米深。也许当初这艘船只是莱克瓦纳港口夜间来往于哈得孙河面上的渡船而已。幸运的是，3 天的航程中风平浪静，旅途中很惬意，不过稍微一点风浪便能淹没它的船桁。每当小船用它那单薄的船体乘风破浪时，我的腹中便如翻江倒海般难受。

我们在海岛间穿梭前行，有时距离岸边仅仅有几百米。嶙峋的群山破水而出，形成一座座骆驼毛色的岛屿。岛上没有树木，没有村庄，一片死寂，整个中国都把自己隐藏得无影无踪。这是我见过的最没有特色的山，然而在我眼中它们却那样的迷人。这便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们一行 6 人，那个年轻的犹太医生和他同为医生的夫人将要奔赴位于南昌的卫理公会医院。他们是匈牙利的难民，身无分文，当时还是心有余悸，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还有些拿不准。同行的另一位美国女士名叫埃达·浦爱德。她聪明伶俐，超凡脱俗，精通中国文化，出生于北平的美国传教士家庭。正是循着工业合作社的发展道路，她来到了中国西部。同行的另一位先生是位中国医生，他的目的地也是位于南昌的医院。

罗伯特·布朗在中国早已名声在外。他可算得上是个英雄，据说他是日本攻陷武汉的最初几个月中来到中国的第一位美国医护人员。在那炮火纷飞、战争不断的岁月里，他驾驶自己那伤痕累累的福特车沉着冷静地穿梭于残垣断壁之间。他的福特车发动机盖上插着的微型美国国旗迎风飘扬，他就是用那辆车把一车又一车的年轻妇女送往了医院驻地。后来，面对日本人的刺刀，他断然拒绝交出医院的钥匙，最终他保护了自己的医院，也保护了院墙内医院收容的 3000 名难民。在中国坊间他被誉为最佳医护负责人，如今他出发